

王雲五主編
楊克己編

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爲
梁任公先生啓超師生合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初版

民國康長素先生有爲
梁任公先生啓超師生合譜 一冊

基本定價三元四角正

編者 楊克

版權所有
印翻必究

主編者 王雲
發行人 朱建
民五己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印刷及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校對人：洪美淑 王鳳貞

四三三二一

新編中國通史譜系以譜各季弱方

不謂玆確中國女人本諱第威其の本諱がの
有者民了同一了也。因抗戰而半四。著勅文
國三十一年一二一。本諱初逾半節。由是。迄二十
上等以一三之年為抗戰於周。利用本諱者。不無
失禮。既拔兵休一刻。以復返歸東方。固計詔之
司。先遣詔將本諱方羅。十的宣傳。不半格乃至
諱。一方二三十六。連同中南之地。亦以不以詔。由
外考者。詔書如不錄。今計為六二百餘種。以昭
教。加極矣。難忘。奉請之心。全於。於家。也。而為

講義の初、或は校書の人の筆走り、が此上に記録
主として久、立つて人所著、故見以れ遺物成る
跡事、葉子の講き記録、立中不遇てり大富大
教説確、古代文化歴史の古文名山は皆古人、故
解説解説、此學在古更易歴史於古時家而稱
、萬々不外が教説之記載。其本則清、也かゆ
矣かえ、本而多用附注あるが易方正為義之參
考、吾意也也也、写則皆是而、其曰是也也
生焉也、故與教人言語わざ、往々方博美空
、所為亦後之年譜の書り也。

至者而代之亦可謂。如由唐人初丈可
謂之通其根脉者而稱之，而今宗派失傳者謂之也。
其一、始今治一語。ニ元儒者皆，其究此空以復
之謂之此也。考為年之十也而猶以之加也。
六朝施意於妙境，確取中以圓藉以達而
為用，故其為全之法不於之也。而得在圓藉，
以為之妙極方得，多及於生，以取效於形而為
物則之能足矣，雖有然後，終不確以復一圓
也。故考為時固後人而為圓以復，當得於舍里
也，村取才而南也而集於往，括乎是謂石內

を度て満門寺、高麗諸寺人勢及本地布サ
卷利。金計三百二十枚以上。功德の十全而未
竟之功。如赤二三き。若一瓦鐘。諸道役者
三百石部正三万枚。在本院。一面追拂枯葉及其筋
多者以赤地。一筋定仍百二万枚。一面追拂諸
處。李引。而後第年譜。多引之。次引。殊在一二万枚
之處。乃後第年譜。多引之。次引。二万枚以絶。而
其後。取生化種。皆是。而。多引。注。如。孤。在。之。
諸道役者。多引。而。諸。多。引。之。義。至。而。始。追。從
之。固。即。法。定。の。年。寺。の。日。取。高。月。第。六。十。經。之。

精育り。不吸烟而同大吉院一の廿二年。重
大病有二十日。到三十二年。此二年中。主
要成績小而差。其の間が既に病氣。字體も漸
々弱化。至る本地病が何れ二年半。惟字體已
が子の多於。傳記四壁成績者。人。久保井の
の如。之は諸賢小。即ち本傳が爲めに作成以
て。因一時故。丁度。内音。即ち點綴改易。而
大。且其公室也。其一破。方其住む爲め。第。生
活力也。但入事公。即ち諸傳改易。恐同。不
在起居。而云細道公也。是大方

大英圖書館
明治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王和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二八本館刦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真；然合治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厥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雲老逝世後，本館另行蒐集者。因不在原定目錄之內，刊行之時，則不標明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伍序

楊子克已編康梁合譜，竟問序於予，予受而讀之，欣然起曰，公論其終不可埋沒哉。自戊子至今，剛五十年，南海先生本孔子春秋三世之義，守時中之道，行大易強健不息之訓。講學變政，救國救人，然而頑固者以爲新，狂妄者內爲舊，合時適中之南海先生，乃處於過與不及者之中間，而常受夾攻焉；及先生沒，攻者尙未止也。夫天地生人，原有所偏，尤其是當亂世，習俗之移，環境之變，感情衝動，中道最難。孔子亦嘗嘆不得中道而與之，思其次之狂狷，然狂狷猶不易得。晚近人才，稍近狂者皆妄，稍近狷者皆遷也，去中道太遠，宜非其所識。今楊子年少好學，獨能致敬於先生，兼及任公，爲之編合譜焉。楊子過人遠矣。予十年去國，奔走無一息寧，媿未曾執筆，楊子先我而爲之，予深感謝。然楊子所編，於事實尚有遺，材料之採擇，亦嫌稍駭，但其論斷高超，多爲尋常學者所不及，予佩其識之宏達，言之公正也。楊子下問於予，予欲存楊子之眞。不便增刪之。然有數事當序述者：庚子八國聯軍之役，先生在星洲，英國願以兵力助先生入京，迎皇上復辟，先生意動而卒不行，蓋懼後人不察，謂借外力爭政權也。此一事也。辛亥武昌事起後，先生欲用潘貝勒之禁衛軍，與吳祿

貞之第六鎮，張詔曾之第二十鎮，拱衛中樞，撫諸將而行政治革命，佈置略就緒，任公奉先生命，九月回國，抵大連，入奉天，不幸吳祿貞被刺死於石家莊，局勢陡變，北京憲政黨同志，多以任公入京爲危險，力阻之。任公於是折回。此又一事也。民元秋，任公因袁項城頻電催歸，意頗動，先生不謂然。謂此時不宜投身於袁，宜仰望待機。然任公不忍却袁厚意，卒歸國。此又一事也。是三事者，關係中國興亡極大。其內幕曲折，均有詳序之必要，即丁巳復辟之役，外間所不知之情節尙多。又如與海外華僑有關之大事，如先生之致書美總統羅斯福，任公之代各埠華僑起草上政府書，請廢華工禁約。皆有紀載價值。今合譜於此數者，或漏略焉，或序述而未得眞相，欲補之當費數萬言，且又恐失楊子之眞也。予著中國近五十年史及中國憲政黨史關於是數者之材料頗詳。他日出版，或足以補合譜之缺，此則望楊子之恕我懶而非勤也。或謂由現在時局，追溯從前，先生之言，無不驗今正宜發揚先生學術與政論之時，予何爲而不執筆，予聞之惶愧萬分，仍不能答也。嗚呼！公論終不可埋沒，先生之學術政論，必有光大之者。然而先生中道也，常處於過與不及者之中間而受夾攻，國亂如斯，識者難過。豈易言哉。予深服楊子，異乎常流，合譜之成，必有讀之而感動者。予終信公論之能大張也，因本此意以爲序。并謝楊子之勤，能爲我至敬愛之師友張目。是可慰也。戊寅夏六月，順德伍莊序。

徐序

楊君克己既編康梁合譜，來書屬序。謂『舉世與康梁關係至深者，莫賢喬梓若也。』家父因手病，不便執筆，予不能辭。回憶五、六歲時，隨家父謁南海先生於廣州萬木草堂，戊戌政變，予家坐鱉鋗，避居於港澳，遷徙於東京橫濱神戶間。予從梁丈遊者三年，予年十三，始遊美，梁丈送余詩，有『通家已兩代，從我況三年。』之句。予知爲學門徑，多在此也。年十七，留學於紐約之哥倫比亞大學，其年南海先生適來紐約，予常謁先生，得聞安心立命之道。先生常教以入世讀春秋通鑑，出世讀華嚴經。並戒以不可談革命，謂革命必斷送國命，不可倡排滿，謂排滿必失滿蒙回藏，予記先生之言，如座右銘，今不幸先生之言皆中矣！辛亥革命時，予仍留美，從德國學者夏德先生習目錄學，時留學生多侈談共和，夏德先生不謂然，謂中國改共和，必大亂，且亡國。凡改革當審國勢民情，不能好奇謬等，此理惟南海先生知之，亦惟南海先生能契吾言，惜中國能聽南海先生言者鮮也。予聞夏德教授之言，而益警悟。甲寅予再遊歐美，別南海先生，先生謂袁世凱必篡共和而自稱帝，汝可告海外同志預備討袁，予旣抵美，常述先生之言，又曾謁美總統老羅斯福。寓其家作十日談，老羅斯福聞先生

言，甚佩也。乙卯，予歸國，家父奉先生命在粵起兵討袁。任丈則入桂，予亦奉先生命奔走諸帥之間，未幾袁死，然先生之主張仍不能達也。先生乃命予入徐州張忠武幕，丁巳之役，忠武公特命予南下，迎先生與沈子培尙書，先生告忠武必約同徐段，萬公兩謂徐無力段無能，不聽先生之言。先生主張行虛君共和制，劉廷琛等，謂宜復專制。既見康乾之盛，故丁巳之敗，不聽先生策畫之敗也。先生旣入美使館。予奉命東遊遼吉，西歷陝晉，南涉粵桂湘，旣而再入都，侍先生出險，繞道大連，見肅邸，過青島見恭邸。於臘鼓喧囂聲中抵滬。戊午正月又奉先生命東渡，見犬養毅及其朝野名賢。四月回國，赴瓊州。見龍將軍，又入京師，有所佈置。後先生命隨陸使相出國。辛酉年冬，赴美。謁美總統威爾遜。威總統且求先生之大同書焉。美國務卿曉士嘗約見於其私邸，力贊先生爲當代豪傑，謂與俾斯麥相伯仲，而學問則遠過之。道之不行，不獨中國無福，亦世界之不幸也。英人莊士頓師傅精通中國文字經典，嘗謂漢後二千年，眞能發孔子之道者，惟有先生，歐美名賢之推重先生。可見一斑矣。予壬戌歸國，在日本謁大隈侯，侯謂康梁皆吾老友，知之頗深，譬之花木，康氏幹也，梁氏花也，予亦服爲名言。是年夏，予遊贛楚湘蜀。冬又奉先生命同伍憲子丈入洛，吳玉帥歡迎先生遊洛。癸亥二月，予侍先生遊洛焉。并遊各省，始歸滬。乙丑，復奉先生命同憲丈入滇，勸唐蓂賡出兵討赤，中國有討赤之名自此始。旣又東行，見原敬犬養柏原諸公，迄冬返大

連。丙寅春，又隨先生北上，見皇上於天津張園。丁卯二月，皇上命予赴滬，賜先生七十壽，是月先生赴青島，予隨家父送行，先生謂『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此爲最後聞先生之言矣。嗚呼痛哉！先生負卓犖不世之才，大氣磅礴，使有先藉，則伊周管葛之勳業，俾斯麥克林威爾之事功，又何讓焉。然而國運當衰，道大莫容，先生乃流亡海外，棲遲滬濱，痛故宮之禾黍，傷周道之荆榛。天若有意馬扼先生者，但屈於此則伸於彼，歷古聖賢豪傑皆然。先生雖未能行其志，然其文章冠一代之雄，忠義光中華之史，辨正古今經文，闡明春秋大義，維新之政，萬彙昭蘇，大同之書，海外馳耀，其感動後學，培植將來，當過於坐玉堂秉鈎軸遠甚也。予少從梁丈遊，歸國後又嘗充丈記室，助丈辦進步黨，及都司令部事，爲時甚暫，其事至簡，効力至微，不足述也。惟辛亥以後，追隨先生，無役不與，無謀不預，故略書所歷，以序合譜，或有足補合譜萬一之缺者。楊君當不以予言爲贅也。楊君與康梁無一面之雅，而敬仰甚摯，研究甚勇，合譜之外，將著學案，予馨香以祝其成。楊君年僅弱冠，志與俗殊，進德方猛，前途豈可限量哉。戊寅六月徐良序。

自序

年譜何爲而作也？蓋以擇有關社會思潮文治教化超群絕倫之偉大人物，而將其思想活動個性爲人之表現，發揚之，表彰之，以供諸社會，傳與其人，爲現世之楷模，爲後人之師承者也。康梁年譜何爲而作也？曰以康梁生而社會變形，思潮改流，文教由隱而彰，由闇而輝。其影響不特有關於現在且有關於過去，並遠及於未來。吾國人不論意見異同，其心目中之有康梁者衆矣；然稱康多謂先維新後守舊，稱梁則謂先附康後附勢，至其個中底蘊，內幕因果，所以然之故，鮮有清晰徹底之瞭解者，故非就其生平歷史，詳加考覈，不能得其真相。余與康梁並無一緣，而引此動機者，純本於『讀其書寧其學不知其人可乎』之見解，而激發之，而心醉之，溯自集中精力，鍥而不捨，專門研究康梁二家之學者，迄今已七歷星霜。今茲譜殺青，因將編此書之由來經過，憶敘如左：

當余在垂髫熟讀時，見家藏飲冰室文集便酷嗜之，日精讀焉，頓覺此種淺顯新體之文章，頗通余之脾胃，合余之心理，於是愛好梁公文章之興味，由此引起。

迨後就學於外，獲讀飲冰室叢著，清代學術概論等書，及各種講演集精選論文等數十

篇，每得一冊，輒埋頭鑽研，究其旨歸，沉酣既久，不特欣賞梁公之文章，因以考見其學術其思想，並其與康公之因緣離合，以及二公在學術界之影響與價值，認爲皆有研究之必要，由是康梁之於吾腦，便留無限深刻之印象。

六年前，曾撰『康梁二學者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一文，時肄業於中學，會以此文求教於胡逢辰先生，伊爲標出六題，令余逐一撰述；題爲（一）引言。（二）康梁小傳。（三）治學精神。（四）著述。（五）康梁異同。（六）結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余自得此標準，便東抄西翻，窮搜資料，不數月得見各種歷史內之論詳，記述，隨筆所錄，積稿成帙，目的又非僅限成此文矣。該時，草一梁任公年表（約萬餘言）即斯譜之孕胎也。

余與梁公之結緣，較早於康公；雖然，梁公生平之言行，皆與康公有密切之關係，既欲治梁學，必先治康學，始得本源也。康之著述，多燬於戊戌，其學術思想，往往由梁公之文集中代爲傳播，故二公學術之攏脈，互證比倫，俱息息相關，同一源流。是時也，余與康公又結緣矣。從此鑽研『康梁學說』之志趣，日益堅固，遂決定在三年內，著成康梁學案一書。

民國二十二年夏，蟄居鄉里，閉門讀書，遂專以研究『康梁學說』爲職志，『學案』即於是秋屬稿。家赤貧，無力購書，而復屯處僻鄉，借閱無所，其參考資料之難搜，甚於久病